

梅吉 著

新婚

80后小夫妻如何经营幸福婚姻

著名情感作家梅吉诚意之作

如今的婚姻，不是七年之痒，三年就能见真章

Just Married

结婚第一年视觉障碍

生活过得鸡飞狗跳，你

方花好

月好哪儿都好，**第二年听觉障碍**

对方对你忍让、

但你只听到TA对你的批评、责备与埋怨。

第三年

你痛过哭过彻夜难眠过，终于

如梦方醒

告急

凤凰出版社

梅吉 著

新婚

Just Married

告急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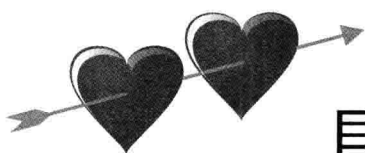
新婚告急 / 梅吉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3.8

ISBN 978-7-5506-1831-2

I. ①新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2740 号

- 书 名** 新婚告急
著 者 梅 吉
责任编辑 康天毅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
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23 号, 邮编: 101102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1831-2
定 价 29.80 元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爱情站在婚姻的入口 / 001
- 第二章 一入婚姻深似海 / 025
- 第三章 前女友出现了 / 058
- 第四章 男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 / 086
- 第五章 每一段婚姻都躲不过乏善可陈 / 115
- 第六章 潜伏在周遭的小兽 / 138
- 第七章 生活不是江湖，靠义气就能混下去 / 176
- 第八章 他们的世界坍塌了 / 216
- 第九章 所有的爱都殊途同归 / 246

第一章 爱情站在婚姻的入口

1

于晓彤醒来的时候，从贴着喜字的玻璃窗外传来清晰的鸟鸣声，晨曦透过窗帘照射进来，静谧而安好。

她侧了侧身，看着身边沉睡的男人，怎么都觉得帅：剑眉星目，鼻翼高挺，那薄薄的唇就像一朵千年的莲花，每一瓣都散发着芬芳，她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他的唇一口。

但对方显然觉得不够，坏笑着一个翻身压住了她，“还没有吃够？”

他有着结实有力的肌肉，摁住她的手腕时小腹贴着她的身体，让她面红耳赤，扭捏着身体，想要躲闪，“这大清早的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早上的质量会更好？”他的双瞳就像火一样滋滋地烧着，唇边的坏笑要多流氓有多流氓。

“真没想到你这么坏！”她暖暖地望着他。想着平日里穿着制服严肃认真的他，再看现在床上向她“求欢”的男人，真是有点意外。

“慢慢就适应了。”说着他的舌头已经灵活地钻进了她的嘴巴里。

他的吻带着一股子霸气和占有欲，深深地吮吸着她，让她的喉咙处不由含糊地嚤哼了一声，身体也开始滚烫了起来……整个房间弥漫着缱绻缠绵的味道，像一首动人的歌，而那窗上的喜字更加欢喜了。

浪潮退却后，于晓彤的体内还带着微微的颤抖，她蜷缩进丈夫的怀里，郑重其事地说，“陆大法官，以后可得老实点，我现在受法律保护了。”

“可法律也得保护我呀！”陆永笑。



“我不管，总之你是我的人，你必须恪守夫道，忠贞不渝地爱我，疼我，呵护我，唯我马首是瞻！”

陆永微微一笑，捏捏她的脸，“是是是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一马仔，你指哪儿我往哪儿，绝对服从媳妇的安排。”

于晓彤满意地点点头，半侧起身，伸出小拇指，“拉钩！”

陆永“扑哧”笑出声，伸出小拇指与她扣上，“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变了的就是猪，就是狗。”

“是猪狗不如。”于晓彤认真补充。

“猪狗不如。”陆永附和着，大笑起来，“我媳妇今年到底是二十六还是十六呢？我是不是有猥亵少女的嫌疑？”

“恭喜你赚到了，我还真的只是十六岁！”于晓彤得意洋洋地笑，用手指在他胸前画着圈圈。

她还没有认真地瞧过他的身材，原来他也是有胸肌的，虽然没有倒三角形的体型，但也很健硕了。她想了想，用脚把被子往下蹬。

陆永还以为她没盖着被子，拉过来想给她盖上。她握住他的手，“我看。”

他从她娇羞的目光里就知道她想看什么了，戏谑一笑，干脆摆成个“大”字，“现在是人体课，请我纯洁的小媳妇参观男性身体结构。”

于晓彤既好奇又害羞，半推半就地看了，就像看一件新鲜的玩具。

她躺到他怀里，内心感慨，要是以前她真的很难想象会这样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，这么亲密，这么亲近——这个人从今天起夜夜都要睡在她身边了，他是她亲爱的丈夫了。

陆永吻吻她的额头，“媳妇，看够了吧，好累，再睡会儿。”

“我睡不着，陪我说说话。”于晓彤撒着娇，像趴在糖果上的蚂蚁沉浸在幸福里晕头转向。

“你说，我听着。”陆永真是累了。

于晓彤扁扁嘴，“我又不是天桥说书的，我说，你听？咱们聊天！你昨天在婚礼上唱的那首‘At Last’真好听，还有遥控飞机送戒指是谁想出来的点子？就你那一点浪漫细胞都没有的智慧怎么想得出来？对了，我最喜欢的环

节你猜是哪里？是穿过红地毯缓缓走向你的那一刻，漫天的花瓣，让我感觉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！陆永，你爱我吗？”

于晓彤想到昨天，内心激荡，这一生就算有过无数个快乐的时光，但都不能与昨天的婚礼相比，她绽放了最盛大的美丽，怀揣着最深切的期待，幸福，幸福。

“爱你。”陆永觉得于晓彤的声音越来越远了，他困乏地闭上了眼睛。

于晓彤想抓起丈夫的手臂咬一口，却看他像块石头一样迅速地沉入了睡眠中，一腔柔情就被生生地摁了下去。她多想在这个温馨浪漫的早晨跟他依偎着聊聊，聊聊他们昨天的婚礼，聊聊他们未来的生活。她想要对全世界宣布，她，于晓彤结婚了！和身边这个深爱的男人要携手共度以后的日子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

看着一脸倦容的丈夫，她到底是没有舍得咬下去，撩开被子的一角，蹑手蹑脚地起床，拿着床头柜上的手机进了卫生间。

刚坐到马桶上，一股子冰凉刺激了她，她弹跳着起来，然后明白过来，又生气又好笑，从今天起她再也不是一个人住了，而是和一个男人——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了。她得提醒同样单身惯了的他，要记得在便后把马桶盖子放下来。

她一边蹲马桶，一边打开手机。平日里她的手机是二十四小时开机，昨天不一样，昨天是洞房花烛夜，她可不想这浪漫重要的时刻被某个不识趣的电话给打扰了。

果然，一开机就看到几条来电提醒，再看看时间，还不到七点，正想关机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她想都没想就接起来，那边传来林枫有些焦急的声音，“师娘，王府井那有个杀人案，我现在带着机器过去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于晓彤咬牙切齿地打断，“知不知道我今天新婚第一天？！”

因为知道婚礼第二天很累，他们把去西双版纳的机票订在了第三天，这样好休整一天，再开始他们的蜜月旅行。

她话语里的火药味让林枫拍了拍脑袋，“我，我，我忘记了。这不是一遇到新闻第一反应就是给你打电话嘛，那，师娘，你甭管了，我这就过去先采着。”



“郭铭呢？”

“师父昨天喝高了，现在手机也关着。”

“这家伙连我结婚也偷懒！”于晓彤不满地说，“行了，你先去采着，记住采访要点，除了拍现场和知情者一定要拍到官方说法。”

“只是，”林枫迟疑一下，“我就一实习生，不知道别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。”

于晓彤想要挂了手机不理睬此事，心里却有些迟疑。林枫这还没出师呢，第一次独立采访到底能不能抓住重点？这应该是条大新闻，若是被别家抢先播出来做了独家，她虽然不至于挨批评，但会觉得很没面子。

自从她接手政法口子，从来就没有漏报过一条重大新闻，还常常做独家报道，就连省台同样跑政法口的记者也不能小觑了她。

“我这就过去。”于晓彤终于下定决心。

于晓彤用最快的速度收拾自己，开门的时候才想起床上还躺着她新婚的丈夫呢，又折回趴到床边上吻了吻他，轻声说，“台里有事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也不等陆永答复，她心急火燎地就朝外扑了去。

陆永听到卧室外的声响时，还以为于晓彤已经回来了，穿着平角内裤和拖鞋拉开门就下楼，当看清眼前的人时，他像被踩了尾巴一样逃了回去。父母正领着一帮子亲戚进来，母亲徐梅笑得合不拢嘴，“还在睡呢，赶紧起床啦！”又招呼着大家，“坐，来，坐沙发，那儿，那儿还有椅子呢！”

有人嗫嚅着问，“要换鞋不？”

“没那么多讲究，直接踩！”徐梅豪气地说，她也没有换鞋，像主人一样招呼着大家参观新房，“要说这房子我还真看不上，都到三环了，上个班真不方便，可我儿子说了，现在的人都不爱住城里了，空气污染，再说有车也方便。”

一众亲戚纷纷附和，无一不流露出羡慕。

“真是不错！”

“太安逸了！”

“瞧这装修，比琴琴家的还好！”

亲戚说的琴琴是徐梅的侄女，嫁了个什么老总，在亲戚里也是号令人羡慕的人物，可现在她儿子也成了亲戚中的翘楚，让她太有面子了！

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徐梅还嫌弃这不是高层，一栋楼房就四层，可听着于晓彤解释也就明白，原来这种四层带电梯的房子比那二三十层的楼房更值钱，人家这是阳光花园房，四层楼就住两户，一家两层，带天井也带室内花园，她徐梅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，何况一分钱都不用她出。

再说小区环境，到处都是花草树木，假山喷泉，那车子都走地下，小孩子可以随意在小区里跑，安全得很。小区还有游泳池、篮球场等等，不仅如此，小区隔壁还是一所著名的外国语学校。

徐梅激动得都要哭出来，没想到呀，真是没想到，他们陆家竟然会拥有这样一套大房子。

陆永家境一般，母亲徐梅是水厂工人，就是每天走片区抄水表的那种，父亲陆富国是个小企业的会计，后来单位改制也就内退了下来，每个月领几百块的退休工资，这几年退休金才涨了一些，一个月有一千四百块，而母亲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，但坚持上班，因为这比拿退休金多领四百块。

陆永还有个弟弟，陆安。陆安喜欢画画，读的是那种艺术学校，这种学校学费一年都得几万，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负担很重，加上这两年父亲的身体也不太好，医药费也是一笔大开销。

他们至今住的还是水厂的旧宿舍，九十年代的房子，外墙白灰都已经斑驳脱落，楼道口满满当当的都是杂物，八层楼也没有电梯。

陆永一家就住在八楼，虽然楼层高，但徐梅挺满足的，她在八楼楼顶上了把锁，这楼顶别人上不去，就成了她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她在楼顶种了些葱蒜番茄之类的菜，有阵子还砌了个小棚子养起了鸡。

她是那种精打细算的市井妇女，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，去买菜的时候最后总是把几毛的零钱给抹过去，买棵青菜得把人家面上的几层叶子都给摘了，若洒了水？没关系，她就站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甩，非要把水给甩干净了才行。她掂量掂量就知道老板有没有耍秤，要是觉得不对立马拿出



随身的方便秤就给称上了。她绝对不会让别人占一点便宜，但若是能占到别人的便宜那是一点儿也不含糊。

不过在生活的千锤百炼之下，徐梅也优雅不起来，两个孩子要养呢，工资就那么点儿，她不得不这样抠着过下去。以前亲戚们有个人情请她，她能找借口不去的一定不去，实在是非要给礼金的也得带上个塑料袋子去，等到宴席散掉就打包些剩菜剩饭回来。

好在陆永争气，考上公务员，还当上了大法官，在徐梅的眼里，儿子就已经光宗耀祖了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。

陆永有些心酸，但对于母亲的显摆得意并没有制止，母亲一辈子都在卑微地做人，现在能有点炫耀的资本也就由了她去。

陆永换好衣服才开门下楼，招呼着，“四老姑，四姑爷，大奶奶，二舅，三舅，大伯，大婶……”

长辈们也一并招呼着陆永。

“小于呢？怎么这么没规矩，长辈来了，还睡！”徐梅摆着婆婆的架势，不满地问。

“台里有点事儿。”陆永笑着想要扯过话题，“冰箱里有水果，我去洗点儿。”

徐梅脸色一变，“这叫什么事？你们这才结婚呢，一个女人家相夫教子最重要，再说你工作那么忙，她总该多在家里照顾照顾你的生活！”

“妈，”陆永打着圆场，“那是她的工作性质，时间上没个准。”说着推着母亲的肩膀去了厨房，让她帮忙洗洗水果，再让父亲在外面招呼客人。

没了外人在，徐梅看儿子一眼，“儿子，妈是过来人，这刚结婚那就好比两个老虎占山为王，谁把谁制住了，谁就能赢一辈子！你得让你媳妇知道，你娶的是个女人，而不是个女强人。她把你伺候好了那才叫正事！你呀，别太好脾气地顺着她。”

陆永笑着说，“知道了，妈，回头我跟她说说。”

陆永当然不赞同母亲的说法，但他也知道跟母亲是说不清楚的，她的观念是传统的，陈旧的，要让她改变那是完全不可能的，他只能顺着母亲的话，不惹她生气。

徐梅今天不打算轻易地放弃帮儿子“占山为王”的机会，她要让媳妇知道，结婚了就得把丈夫放在第一位。她拿出手机递给儿子，“给小于打电话，让她回来。”

陆永有些意外，“妈，她这会儿忙着呢，等她回来我会说她的。”

“这可是你们结婚的头一天，这么多亲戚在呢，她怎么着也得给我回来！”徐梅坚决地说。虽然说这房子车子是儿媳妇家的陪嫁，她在亲戚邻居面前很得意，觉得自己儿子太优秀了，儿媳妇不仅倒贴，还哭着喊着要嫁到他们家来，但她心里还是有些担心儿子被儿媳妇欺负。

陆永迟疑一下，还是拿起电话打给了于晓彤，还没出声，就被她先抢着说了，“忙着，一会儿打给你。”

陆永“喂喂”两声，可那边已经用冰冷的“嘟嘟嘟”来回应了。

徐梅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这媳妇真是“得到了就不当一回事了”，想当初她怎么死皮赖脸地追儿子？这才刚结婚呢，就蹬鼻子上脸了。她随即抢过陆永的电话，回拨过去，但于晓彤的手机一直没有人接，直到音乐铃声结束。

陆永看着怒气渐生的母亲，赶紧说，“妈，她肯定这会儿在忙。那么多人在外面呢，赶紧去招呼，一会儿中午我请大家在外面吃饭。”

徐梅压低嗓音，“你钱多啊！外面吃多贵呀，妈这就去买菜在家里做饭。这些人也真是的，非要到你新房来看看。”其实是徐梅昨天在婚宴上主动说邀请他们过来瞧瞧新房的，她一辈子都过得紧紧巴巴，这回儿子的新房是她所有的脸面都给挣回来了。

2

直到把片子剪辑制作出来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七点。于晓彤揉了揉肩膀，觉得有些疲倦。她走到窗前，从三十楼看过去，华灯初上，万家灯火，就好像无数颗小星星悬挂在那里，天空是暗色的，像是被深墨色的一块布幔给遮住了，把城市压得低低的。

想着那些灯火里有一盏灯在为她留守，于晓彤的内心就软了一下。她收拾好东西，迫不及待地往家赶。

在电梯间遇到导播冯飞。冯飞有些诧异，“不是在休婚假吗？”

于晓彤浅浅一笑，“遇到个突发事件。”

“你可真拼呀。”冯飞的语气很热情，“要说我们栏目组谁都得向你学习，有冲劲，有干劲！”

虽然当着面把于晓彤表扬了一番，但冯飞转身回到办公室却跟其他同事撇撇嘴，“做给谁看呢，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多爱岗敬业似的！”

于晓彤当年从川大新闻系毕业以后，先应聘进了省电视台，在一个民生热点栏目做实习记者，诚心跟着带她的师父准备在职场好好拼杀一番。可是上班好些日子了，她除了给师父端茶递水，写写新闻稿编辑同期声，什么重点的东西都没学到，后来终于被点拨醒了，这电视行业有句话是，教会徒弟，饿死师父，电视台里，别看着工作人员挺多，但一大半的人都是招聘进来的，就连在电视台工作了五年的师父，还是一签合同的员工，每年电视台进那么多职场新人，能进来的哪个不是有点家世背景的？再说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他要是把她教得出众了，那他也只能洗洗自己然后挪个坑了，何况于晓彤那锋芒毕露的样子，他从一开始就处处地防着她，怎么可能教她真东西呢？

有一天电视台接到线报，说有家小作坊在制作地沟油，并且总是在深夜的时候进行交易。师父派于晓彤去作坊外守了一夜，夏天的蚊子直把她咬得腿上手臂上梅花点点，真是苦不堪言，再加上师父的冷嘲热讽，说她娇气吃不了苦，她一生气一冲动就跟他起了冲突，说他根本就不好好带徒弟，说他采访的时候收红包……一冲动就甩袖子离开了省台。

在家待了些日子，听说有线四台新闻栏目招聘记者，她就应聘去了有线四台。这个有线台说起来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台，混在省台后面，拿些别台过期的重播带播播，福利待遇平平，一点也不受重视。不过母亲罗安怡听女儿说起辞职，也就淡淡地说，“这工作环境是最重要的，像那种钱挣得多，压力大竞争大的工作妈还舍不得你做。上班也就是玩，玩得开心才继续做，玩得不开心的话就换个地方玩，反正我们养得起你，你就是不工作我

们也乐意。”

于晓彤撇撇嘴，“您女儿我就这点儿啃老的出息？我可是一个很积极很有事业心的人！虽然有线台比不上省台，但有线台发展空间大呀，我一定得做一档收视率超高的节目，到时候省台的人求我回去，我都不回！”

父亲于建业笑了起来，“我家姑娘有志气，爸爸看好你！”

于晓彤就是温室里长大的祖国花朵。于建业是招商银行南门支行的行长，罗安怡是省社保局养老保险股的股长，家庭条件优越，父母的教育也宽松，在一派民主祥和的气氛下长大的于晓彤那是过得风调雨顺，无忧无虑。不过于晓彤倒也没有恃宠而骄，反倒很努力地学习，书念得倍儿棒，而且也很热心积极地帮助别人，就说上大学那会儿，别的同学都在忙着恋爱打扮，她却是做社团搞公益做义工，别人忙着翘课的时候她已经学了第三门外语，别人忙着约会的时候，她已经做了好几份环保计划书，她把生活过得蓬勃朝气，积极向上，一腔热情地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一番成就。

第一份工作是于晓彤遇到的第一个挫折，到了有线四台后她进了《新闻现场》栏目组，记者编辑加起来十多人，她先分到的口子是做教育的，可这教育没什么大新闻，她扛着机子就跟着教委的一帮人开开会，再报道几个政策，中规中矩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她一腔雄心就华丽丽地被晾晒在太阳下。

于晓彤可不愿意这样随波逐流下去，除了教育新闻其他新闻也开始带着做，接到热线的新闻，从省台旧同事那里打听来的新闻……可没想到她这样积极的工作态度却还是惹来了同事的不满。制片人李绍权找她谈话了，说她抢别人口子的新闻不符合行规。于晓彤辩解说那些新闻别人不做为什么她就不能做？李绍权拍拍她的肩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同事之间的竞争是要正当的，而不能让别人难堪。

于晓彤被雷得里嫩外焦。她只是想要把一份工作做好，却没有想到即使来到有线台也要面对同事的排挤。她又想到辞职，可这一次忍了忍，对制片人，她不想只跑教育口。制片人大手一挥让她配合郭铭做政法新闻。

在跑政法新闻的时候，于晓彤遇到了陆永。



3

于晓彤的婚房是汶川地震后买的，那会儿房市低迷，像这样的小区 and 户型才卖六千一平，罗安怡当机立断，全额付款买了这套房子，也是预备着给女儿做嫁妆的。后来成都的房价噌噌地上去，房价几乎涨了一倍，当时这套房子市值是一百二十万，后来装修又花了四十万，这刚刚晒了一年，女儿就结婚，对罗安怡来说，真是刚刚好，她觉得自己的决定太英明了。

于晓彤刚打开门，就听到里面像个菜市场一样热闹，各种声音交汇，她不由怔了一下。

“晓彤回来了。”二舅妈先注意到于晓彤，赶紧招呼，“这么晚才下班，你这班可够辛苦的。要我说陆永那么能干，你也甭挣那点工资了，回家当全职太太多好。”

于晓彤也就昨天在婚宴上见过这些亲戚，还晕头转向一个都辨不清，不知道如何喊人，只是礼貌地笑笑。

等她换好鞋踏进客厅，心突然就像掉水里，凉凉的。虽然瓜子皮、水果皮、糖纸是堆茶几上的，但还是有很多的残羹碎屑掉地板上，那锃亮的木地板被踩得灰头土脸，还有浅色的布艺沙发上，一个奶娃娃穿着鞋子在上面爬来爬去，楼上几个小孩跑来跑去，“咚咚”的声音让她一时半会儿没太适应，这是她家吗？怎么一天的时间家里完全变样了？

还有，她那亲爱的老公呢？

于晓彤隐忍住内心的不满，朝楼上卧室走去，刚推开门，一股子酒气扑面而来，再一定睛，床上躺着一个男人。

陆永从书房里出来，手里握着游戏手柄，看见于晓彤，笑着说，“吃饭了没？还有菜，让妈给你热点儿。”

于晓彤不满地说，“怎么把家里弄这么乱？还有，我那床上躺着谁？”

“二舅，他喝醉了，不仅二舅，赵可他们几兄弟也喝醉了，都还睡着呢。”

“陆永，怎么可以让别人睡我的床？！”她沉着脸问。

“不是别人，是二舅。”陆永低声解释，“晚上我把床单被褥都换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于晓彤还想说什么，已经听到徐梅在楼下喊着了，“小于，你回来了？正等你呢。叔公他们要回去了，你开车送送，一会儿回来再送你舅他们。”

于晓彤瞠目结舌，这，这，这，什么情况？

她刚下班回来，饥肠辘辘，婆婆竟然还让她开车送亲戚，把她当成女司机？要是在自己家，这么晚还没吃饭母亲早心疼上了。

可是，这是她新婚的第一天，她能跟婆婆说不吗？

陆永知道于晓彤闹情绪了，赶紧拥了拥她的肩膀，像哄孩子一样，“先应付一下，一会儿回来老公给你揉揉肩膀。你也知道我不会开车，所以只能辛苦你了，乖乖的，别撅嘴了，这小嘴都可以挂个油瓶了。”他迅速地在她唇上亲了亲，于晓彤的心又柔情了起来。

“小于，”婆婆在楼下不耐烦地喊着，“快点。”

于晓彤觉得又累又饿，再加上这些亲戚她还不熟悉，所以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讲话。

那天晚上她开车跑了三趟才把人给送完了，她头一次觉得自己的车太小了，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塞进她的“欧宝”里。

等她累得快散架，到家的时候婆婆还在那里抱怨，“今天亲戚们第一次来，你说你上班到这么晚，不回来吃饭连电话也不接，这怎么当别人老婆的？”

徐梅的心里其实是有点轻视于晓彤的。在她看来，儿子太优秀了，怎样的老婆找不到？就说儿子之前找的女朋友，不仅出过国留过洋，还是个博士，家境模样都很不错，但儿子还不是没有要？

另一方面，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于晓彤追的儿子，但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搭理她，还不是她脸皮厚才终于让儿子肯娶她。

这样的媳妇，从一开始就让徐梅有了心理优势，总觉得要是没车没房我才不会让我儿子娶你呢！

带着优越感，徐梅在对于晓彤的态度上就随意很多，那想怎么拿捏就怎



么拿捏了。

“妈，晓彤挺累了，明天我们还得赶飞机呢。”陆永拉着于晓彤的手上楼，而她机械地由着他。

她没有回答婆婆的话，不是因为她真的怕了婆婆，而是以她的修养她不会跟长辈起冲突。昨天在婚礼上她还觉得自己像个公主，从此以后就过上幸福的日子，但今天她才突然发现，原来她变成了灰姑娘，她的婚姻生活才开始呢，怎么跟之前的预期很不一样？

事情还没有完。

婆婆追到楼梯口说，“小于，妈看你是挺懂事一姑娘才同意让我儿子娶你，可你不能一结婚就变了吧？这新婚第一天哪有丢着婆家一堆亲戚不管去上班的？还有，刚才你舅公打电话说你送到的时候人都没喊一声，你说你这样不是让陆永丢脸？人家只当陆永娶了个多好的媳妇呢，却一点礼数也没有！”

“妈，妈，妈！”陆永连声阻止，“晓彤今天上班很累了，这会儿饭都还没吃呢！”

“陆永，你让你妈说话！”陆富国厉声说。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，但心里也是不悦的，这媳妇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摆着个臭脸，这不是表示不欢迎人家来吗？

于晓彤垂着眼，感觉肺里被什么压迫着，空气都被抽走了。

陆永牵着她的手，想要给她某种安慰，但于晓彤突然一把甩开他的手冲进卧室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屋外的三个人都有些意外，徐梅这一次声音放低了，但说出来的话却还是硬生生地钻进了房间，她说的是，“这还不如上一个呢！”

于晓彤太知道上一个指的是谁了，那是陆永之前的女朋友，可是现在跟陆永结婚的是她，为什么他们还要拿那个女人说事呢？

新婚的激动、快乐、幸福和满足就像退潮一样，缓缓地、缓缓地隐匿了下去。夜色那么深，就像藏着一头猛兽，窥探着想要伺机猛扑出来。

她默默地换了床单被褥，终于躺到床上沉沉地睡去，夜里感觉到有人抱着她，她蜷了蜷身体，整个人陷进了这个温暖的怀抱。

等到第二天醒来，她又活蹦乱跳了，想着去西双版纳的蜜月，兴奋得像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。

陆永还担心她会继续怏气，没想到她竟然自动恢复了，心里更觉得她难能可贵。

那一路上他们玩得很愉快，碧蓝的天，棉絮一样的云，浓郁的原始森林，还有那些可爱的大象，他们就像置身在天堂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幸福。

4

于晓彤自打接了政法口子，工作慢慢地顺利起来。

政法口子算是挺好的行业，新闻多，热点多，也容易做深度报道。于晓彤开始跟政法委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司法局等等部门的宣传部接洽，不过那些宣传部门一听是有线台的记者，并不是特别热情。这样说吧，他们最重视的报纸和电视台，除了党报和省台，那就是市场化最好的报纸和电视台，像于晓彤所在的这种有线电视台，他们就算是发通稿也不一定传过去。

这回于晓彤利用了关系，找到大舅帮忙。

她大舅罗文明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跟下面宣传科的人打了一下招呼，于晓彤再去找新闻的时候别人就热情多了。

跟她搭档的郭铭也是才出来做新闻记者的新兵蛋子，充其量就比于晓彤早了两年。他学的是广告专业，靠着关系进了有线台，拿到编制也就是混吃混喝等退休。外行不知道的，一听，哟，电视台记者呀，那真是牛呀，无冕之王到哪里采访别人都得把你供起来，现在谁不怕曝光呀！可只有当了记者才知道，这个行业如果你真要认真那就得很辛苦，网上有句爆红的话说，深夜还在街上走，寒酸苦逼的样子，不是小偷，就是编辑记者。

郭铭抱着这就是一份“工作”的态度，不那么较真，加上专业并不对口，平时工作起来也没什么兴趣和积极性，常常就是找点旧新闻做做，四平八稳的。于晓彤跟他搭档，他倒是乐意。于晓彤科班毕业，年轻漂亮，又发